

步兵就是寸步不让的兵



铮铮铁骨就是边境线  
大好头颅就是界碑石

# 步兵营

[长篇小说]

黄贺★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 生死狙击2

黄贺★著

总第135号

黄贺

黄贺

黄贺

黄贺

黄贺

黄贺

黄贺

黄贺

黄贺

黄贺

黄贺

黄贺

黄贺

黄贺

黄贺

黄贺

黄贺

黄贺

黄贺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步兵凶猛, 2 / 黄贺著.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80729-242-5

I. 步…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205139号

书 名 步兵凶猛2

---

著 者 黄 贺  
策划编辑 屠晓虎  
责任编辑 屠晓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张辛庄村)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242-5  
定 价 28.00元

---

(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或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82013152)

# 目录

## CONTENTS

### 第一章 百连大比武 / 1

引文：我想，这样很好，我的兄弟们都回来了，我的战友们都回来，从东北的莽莽雪原中骁勇刚健地杀将回来了！从塔山的尸山血海中悍不畏死地杀将回来了！从南疆的枪林弹雨中血战死战地杀将回来了！

### 第二章 抢滩登陆 / 21

引文：中国一代一代的军人，在面对数倍于我的强敌面前，正是依靠着这种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勇猛顽强，敢打敢拼，不怕牺牲，使得八一军旗高高飘扬，使得黄铜军号激越嘹亮，使得战士们斗志昂扬——我们深信，当下一场战争来临，这股激情一定会激发我们走向一个新的胜利！

### 第三章 头可断血可流 / 40

引文：我和我的士兵兄弟们，其实都是一些可爱的，善良的青年人，平时乐于助人，淳朴真诚，温和恬静，但是，当一些人彻底激怒了我们，我们将摇身一变，变为一台100%的高效杀人机器，是凶神恶煞也好，是妖魔鬼怪也好，不管前方是刀光剑影，还是尸山血海，死战！死战！杀到你服！杀到你认输！

头颅可断，热血可流，大好河山，寸土不能丢！

### 第四章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 52

引文：我为之语塞，坦白说，我没有话来反驳他的观点，事实上，我刚刚也历经了这样一个过程——我开始觉得，爱情，或许真真如人所言，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 第五章 大海的声音 / 69

引文：任何一个热血男儿，都有一种想为民而死、为国尽忠的冲动，经过无数次的内心世界的自我观照和深刻反省，我觉得：老子一直很冲动，过去如此冲动，现在如此冲动，将来也如此冲动——直到我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流尽最后一滴鲜血！

## 第六章 中流砥柱 / 84

引文：这也是一幅壮美的战争画卷：天地苍黄，山河浩荡，粗壮的探照灯的灯光雪白，如同锋锐的刀锋，阵地之上，枪炮之声呼啸雷鸣，士兵踉跄，但是仍然义无反顾凶猛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向前进！

我们战无不胜！

## 第七章 老子是步兵 / 98

引文：“怕个毛！”小胖子赵子君挺一挺鼓鼓的小肚子，牛逼地说道：“老子是步兵，但绝不是跑路的兵！”

## 第八章 天地不仁 / 118

引文：我惊讶地抚摸着我的脸，然后看了看自己的手，那是一种草绿色的汁液，如同我们的军服颜色，陆军军服的颜色，步兵军服的颜色——永恒的橄榄绿。

## 第九章 我愿意 / 135

引文：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起誓，愿意以一个士兵的名义来起誓，我们可爱的祖国、伟大的祖国，必定会迎来那光荣的一天，到了那一天，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健康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凄凉的荒地！

## 第十章 校园军训 / 150

引文：跨世纪的大学生们，不要再自诩为天之骄子，在我个人看来，真正的天之骄子，就是我们这些穿军装的人！国家危难关头，人民身处水深火热的时候，还是咱们当兵的人冲在最前面，哪怕是牺牲自己的生命！

CONTENTS

## 第十一章 白衣飘飘的年代 / 172

引文：这是一个白衣飘飘的年代，白衣飘飘，祭奠着我的兄弟，我的爱情。

我想，从今以后，我就是个孤独的士兵，孤独的步兵！

## 第十二章 兽营 / 194

引文：我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我要我的心，越来越坚硬！

## 第十三章 谋杀耶鲁 / 210

引文：我只是觉得，我的心越来越坚硬，坚硬得像一块铁，一块钢。

## 第十四章 再见兽营！ / 230

引文：我觉得有一些滚烫的东西从我的眼角流出，一直流淌到我的鬓角处，在那里，有我的血脉在勃勃跳动。

## 第十五章 逃兵帅克 / 244

引文：我想，我是一个好兵，但是对于爱情，那纯真美好的爱情，我是一个逃兵。

## 第十六章 尾声 / 267



## 第一章 百连大比武

引文：我想，这样很好，我的兄弟们都回来了，我的战友们都回来，  
从东北的莽莽雪原中骁勇刚健地杀将回来了！从塔山的尸山血海中悍不畏  
死地杀将回来了！从南疆的枪林弹雨中血战死战地杀将回来了！

日子总是过得很快，像出膛的子弹那样快。转眼之间，就到了我们离开驻训地的时间了，当那些淳朴善良的壮族父老乡亲们搂着一捆捆的甘蔗和一个个橙黄色的芒果猛往载满着兵们的东风牌大军车的车里塞时，那个气势就如同搂着一个一个的爆破筒和一个一个的手雷在攻克一个一个的堡垒一般，往死里塞，毋庸置疑，我的形容可能有些不恰当，但事实的确如此，我们有群众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但是壮乡的父老乡亲们不尿咱们这一壶，一伸手就透着无比的坚决，覃干部的老妈妈二话不说地就站在了车头不让走，一口的广西白话说得十分急促，没有人知道她在说什么，但是每个人都能看到她手中端着的一大碗红皮鸡蛋——我亲眼看到了这位老母亲一大清早地坐在自家烟熏火燎的炉灶前拿着个吹火筒猛吹一气，然后回过头来，朝我露出一张没了牙齿的嘴，仿佛是在笑了一笑，又仿佛是被烟熏着了，伸出一只干瘦枯槁的手来，用手背揉了揉眼。

我想，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土地之上，伫立着无数的英雄儿女，而在这无数的英雄儿女的身后，必定伫立着一位母亲，一位并未能像她的英雄儿女一般，轰轰烈烈地载入史册的英雄母亲！

我的眼睛发胀了，也有一些模糊了，背过身去，装作擦汗一般抹了把脸，



我才得以继续看清眼前的一切，首先映入我眼帘的就是一些绿色的军服，我突然升起一个念头：好吧，就让我这一辈子都穿着这身马甲吧，为了咱们这些可亲可敬又可爱的父老乡亲！

军车还是开动了，因为父老乡亲们的深情厚谊咱们还是收下了，连长传来命令：上头有令，收下！司务长殿后，结账！回去之后各连副业的收入拿一块出来给乡亲们整一所小学！

方大山小心翼翼地将一捆粗壮的甘蔗平放在车厢底，抬起头来看着我很认真地说道：“帅克，额（我）忘不了这地方！”

楚宾县吉镇新平村，我想我也会记住这个地名，这个在中国的地图上完全没有可能会被标示出来的地名，原因有很多，大部分和方大山相同，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初吻，也就是在这里得以完成。

在颠簸的旅途之中，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了我的娘老子，我朝娘老子双手抱拳，打了一拱手说道：娘老子，恭喜恭喜啊，我给你找了个儿媳妇，娘老子亲热地搂抱了我一下，笑着说道：啊，同喜，同喜啊……

一路傻笑着，不知道车子开了多久，不知不觉地就回到了部队，在空旷无比的师大操场之上，各步兵团有条不紊地集合，下车，然后列队，装甲团和炮团则直接回营了，看那架势好像是有首长来检阅部队。但是直到我们在烈日当中保持着立正姿势，憋着一句为人民服务在嗓子眼里暴晒了一个小时之后，首长并没有来，团头发话下来，各连登车，带回——据说这还是军民鱼水情谊深。拱到了车上，一个一个的兵们，都饿得眼冒金星了，好在还有父老乡亲的慰问品，带队的车长，也就是排长孔力看来也饿得够呛，喝令咱们保持肃静，直接就把东风牌军车车尾的伪装网给拉了下来，一车人在车里可劲抱着鸡蛋啊芒果啊香蕉啊，可劲地啃，排长孔力小声说道：鸟兵们，别他妈的给车上收拾得太干净了，给开车的汽车连的兄弟也留一点！咱们这一路上可是睡过来的，他们可手脚都没停！

众兵皆表示赞同，小胖子赵子君不失时机地赞美了排长孔力，排长孔力在小胖子赵子君连绵不绝的吹捧之词中感觉良好，喜滋滋的，结果顺手又扔给了小胖子赵子君两个煮熟了的鸡蛋，让小胖子赵子君吃得非常之痛快——我认为啊，排长孔力看来也爱慕虚荣，他压根都忘记了，此时此刻正值下午1时，离开晚饭的时间，还早得很呢！

所以当回到连队整理好个人内务，在操课时间里五连全体集合到学习室学习的时候，就听到排长孔力的肚子在不停地叫唤着，悠扬婉转，声遏长空。



连长杜山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转过头喝道：“孔力！就听到你个龟儿子在那儿放屁！这电视机声音又小，都他妈的听不到了！给老子出去，解决了再回来！”

排长孔力立马就涨红了脸，看得出来他很想辩解自己并不是在放屁，而是饿得前肚皮贴上了后背皮，仅此而已，但是，我完全可以猜测到，突如其来的灵感击中了他，这无疑是一个趁机去填饱肚子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见孔力咧嘴一笑，屁颠屁颠地就从学习室的长椅上站了起来，从后门闪人了。

看着排长孔力的背影我笑了一笑，转过头来又继续看电视，闭路电视中播放的是师参谋长老撸最新录制的讲课，貌似还行，听得进。

“……20世纪50年代末期，M国就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防空C<sup>3</sup>I系统，被世界军事界普遍认为是军事领域的一次革命性的变革，什么叫做C<sup>3</sup>I系统呢？英文就是Communication, Command, Control and Intelligence Systems，简单地说，就是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对指挥、控制、通信、情报进行管理的大型综合信息系统。当然，现在有的国家为了强调计算机技术，把C<sup>3</sup>I系统扩充成了C4I系统……”

我频频点头，当然，并不是老子的英文程度高，直接就听懂了老撸有点伦敦郊区某村口音的鸟语，只不过是在我看来，咱们七班的稀哥张曦上调到集团军，这一个就发生在身边活生生的例子，鲜活地佐证了咱们人民军队，估计现在也特别重视这计算机技术。

“……现代C<sup>3</sup>I系统使得战争节奏越发加快，一场漫长的战争，现在来打，极有可能就是一次战役甚至就是一次战斗，首战可能就是决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高技术化程度较高的战争，其持续时间一般都比较短，1986年M国空袭利比亚的‘外科手术式’的战争，整个空袭行动只用了18分钟，其中攻击主要目标的持续时间仅11分钟。这其中，C<sup>3</sup>I系统发挥了关键作用！就拿现在正在进行着的科索沃战争来说吧，以M军为首的北约就充分地贯彻了‘非接触作战思想’，充分利用远战优势，将多种距离出动和多种距离投射弹药结合起来，对战略战役目标事实突击，比方说，B-2A从远在本土基地起飞的1.2万千米外实施半临空轰炸，B-52，B-1B从2000千米外的基地起飞实施临空轰炸或在800千米以外发射空射巡航导弹，海军舰艇在1000千米以外发射舰射巡航导弹，一般站说飞机从700—1600千米以外的基地出动，实施临空和半临空轰炸……”

听到这里，看着电视上不拿稿纸却口若悬河的老撸，我不由得心生厌烦：



说你胖你就喘，还真是这样，且不说你去那南京政治学院学了点什么东西，对多少战例战役甚至一场战斗了解得有多么详细多么具体，毕竟你他妈的是部队的中高级军官、人才，不过，就说说老撸你这副操行吧，穿着一身陆军老大哥的马甲，却在那里侃侃而谈着空军的牛逼，岂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我恨恨地想，他妈的，老撸，你是一个陆军，你他妈的跟老子一样，是个步兵！

电视中的老撸似乎是觉察到了我的愤懑之情，话锋一转，到了点子上了：“……同志们啊，随着空袭与反空袭成为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基本作战模式，咱们陆军老大哥，在高技术时代的建设与运用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and 机遇，海湾战争，仍在继续着轰炸的科索沃战争等等一些高技术局部战争，残酷地表明了这样一个现实，高技术航空武器的空袭，已经成为陆军部队在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生存和完成使命任务所面临的主要危险，使咱们陆军老大哥遭遇了最严重的挑战！”

电视中的老撸决然地扬起一个醋坛大的拳头，在虚空之中用力地挥了一挥，掷地有声地说道：“同志们，要苦练新三打三防啊，经师党委研究决定，马上，咱们师要广泛深入地开展科技大练兵活动，首先，咱们来一次百连大比武！”

我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心道：我操，原来兜了一个大圈子，把老子都忽悠进去了，要搞，直说就行了吗，老撸啊，你他妈的太不厚道！

正在眉眼之间笑意盈盈时，我突然觉得气氛不对，一看之下，顿时发现全学习室的兵们全部看着自己——噢，怎么就他妈的我一个人鼓掌喝彩呢？

连长杜山慢慢地站了起来，一只脚啪的一声就踏上了学习室米黄色的长椅，冲我勾了勾手指头，然后托住他在驻训时一直都没刮干净过的满是青色胡碴的下巴，笑眯眯地冲我说道：“帅克你个龟儿子，给咱们连队拿几个第一的锦旗回来——我看好你噢！”

……龟儿子，刚才还拍手板子蛮响的，现在怎么不吭声了？帅克！有没有信心？”

“有。”

“日你先人板板，大声点！全师就你一个他妈的姓帅的，怎么变成一个怂人样？”

“有！”

我大声地应了一句，心里暗暗委屈地思忖：杜老板啊，全师虽然只有我一

个姓帅的，但是帅有个屁用啊，到头来，还不是被兵给吃了哇——貌似一百个连队，那该有多少比老子硬扎（湖南方言：过硬之意）的兵哇！

百连大比武开始的时间定在观看完师参谋长老撸录制的课件之后第三天，这个所谓的百连大比武，其实就是一次例行的军事科目考核而已，以连建制为单位，在各个军事项目的考核中卡每个连队的成绩，集体成绩，以此作为优劣的判定标准。

往浅显易懂的角度说，咱们五连就是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根据团头那深奥的木桶理论来说，咱们连队其实还是有一些用来箍桶的比较短木头板子的，比如说，咱们新兵排，坦率地说，虽然这些99年兵们已经具备了一个战士的基本素养，但是心理素质还有待考验，除了咱们七班，因为参加过993山地演习，一个一个也像那么回事了，但是其他班的，八班九班的新兵们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场面，因此，在查铺查哨的时候，排长孔力就发现了八班九班的同志哥们，失眠的比较多，转眼看了看咱们七班，一个一个睡得是香甜香甜的，因此，不由得叹了口气，握在手中的手电筒变得滑溜溜滑起来。

于是他蹑手蹑脚地走出排房，朝裹着一件毛背心的正在站岗的我苦笑着说道：“帅克，够呛，够呛啊！”

我朝排房里面探头看了一眼，小声地说道：“走吧，排长，去岗位那里说去！你站这里，这帮装睡的家伙会觉得压力更大！”

孔力点点头，熄了手中的手电筒，跟着我一起下了楼，一屁股就坐上了值班台，摸了一包软装的娇子烟出来，抖了两下，没有抖出烟来，索性伸个手指头进去，将烟封一划拉，然后脸上露出郁闷不已的表情，随手就把手中软不拉叽的烟盒捏得皱成一团，扔进了值班台旁边的字纸篓中，开口说道：“龟儿子，没烟了，拿你的来抽！”

我掏了一包上海牡丹出来，给排长孔力递过去一支烟，笑着说道：“排长，烟不好，先抽着！”

“帅克啊！”排长孔力接过烟，从迷彩服兜里摸出打火机点上，长长地吸了一口，然后吐出一口几乎无色的烟雾，看着我摇着头说道，“这兵孬，还可以先练着，可是眼看就要百连大比武了，有些科目的考核，我怕这帮龟儿子掉链子啊！”

“呵呵，排长，你也别急，我琢磨着这些99年兵也不会掉链子，只是紧张了一些而已！”我掏出打火机把烟点上，说道，“可能是咱们连长丢了几句狠



话，吓着他们罢了！”

“你们七班，从以往的训练成绩来看，总体来说比较稳定了，可是这八班、九班的兵，我就觉得有些邪乎了！”孔力摇了摇头，顺手弹了弹烟灰，苦笑说道，“那个成绩极有可能是两个基本——基本靠感觉，基本靠发挥。”

“呵呵！”一听排长孔力说的这两个基本，我就不禁笑了起来，被一口烟呛住了。

“帅克啊，你别笑，给老子想想，好好想想，想一个办法出来，让咱们新兵排一个一个斗志昂扬的，跟头小老虎似的，噢，不，应该是都他妈的血腥一点，听到那口令就立马跟条饿狼似的，眼珠子绿莹莹的，猛拱猛拱！冲冲杀杀的！”

“啊？！”

“啊什么啊，快点给老子想，再不想个招出来，照今天晚上普遍失眠的这架势看，比武的时候不掉链子才怪！”

“排长，这事情你怎么逮住我了呢？”

“我不逮你逮谁啊？谁叫你狗日的鬼点子多啊！”排长孔力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道，“老子不管！老子是你们三排排长，你是三排一分子，赶快给老子想想！”

我捏着一烟头哭笑不得站在那里，心想，我靠，我鬼点子多吗？怎么我在直接领导，顶头上司排长孔力的心目中难道就是这个定位吗？

“帅克，你他妈的别不承认啊你！993山地演习里你还敢绞了条大裤衩蒙着脸去张蒙他们指挥部搞抢劫，你这鬼点子还不多吗？我操！”排长孔力朝我的脸上径直喷了一口烟，鄙夷地说道：“给你三分钟，马上想一个法子出来！”

“排长，办法倒是有一个！”

“三分钟，我狠狠地将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用力地碾了一碾，抬起头来看着排长孔力说道：“明天排里带到训练场，我给你做做动员！”

“你？！你给排里做动员？”排长孔力笑个不停，一截烟灰顿时掉在胸前，忙不迭地用手拍打起来，口中兀自说道：“笑死老子了帅克，说你唱歌吧，这我相信，还不赖，这你要是做动员报告，呵呵，我日，行吧行吧，明天就让你动员动员！我倒看你要整出个什么么蛾子出来！”

“排长！”我异常严肃地看着排长孔力说道，“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去帮我弄两样东西来！”

“啊？你要什么？”

“这您就别管了！”顿了一顿，我一个扫堂腿，将地上的烟头扫入值班台旁

边的簸箕当中，说道，“我做动员报告时要用上的道具！暂时得保密！”

“行，只要我能办得到！”排长孔力扔了烟头，拍着胸脯说道，“只要你把咱们三排的士气提起来，一个一个的不小样儿，别说是两样，二十样我都给你弄来！”

“嗯，那就好，咱们说定了排长！”我强忍着笑意，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说道，“其实也没啥东西，小市场就有得买的，我这个兵溜到小市场去买，毕竟还是不方便，再说没有外出证，操课时间溜出去，这事也违反纪律，排长您是干部，纠察不会为难您，您去小市场比我去方便一点，这样吧，明天咱们去训练场，然后我写张条儿给您，您就去小市场给我买了回来就行了，咱们马上就开动员会！”

“帅克你想的什么招啊？我操！”排长孔力狐疑地端详着我，“你这一口一个您的，我怎么就觉得你小子整什么歪点子呢？”

“排长，您这就放心了！保证见效！我保证咱们三排的兵立马跟条狼似的！眼睛贼绿贼绿，那叫一个猛虎下山势不可挡、所向披靡！”我挺了挺胸，伸手插了插，信誓旦旦地说道，“您就等着看效果吧！我保证！向毛爹爹保证！”

“不过——”我话锋一转，叹了口气，说道，“排长，如果这两样东西您没帮我买回来，这我可就不保证了！”

“狗日的，你到底要买什么东西？说！”

“排长！您要是让我现在告诉您的话，那这活儿您就干脆找别人去算了！”我大义凛然地说道。

“我操，龟儿子哟，我还就和你耗上了帅克！”排长孔力恶狠狠地说道，“老子就不问，老子就给你去买——看你他妈的怎么整！”

我胸有成竹地点了点头，露出一个十分灿烂的微笑，说道：“排长，放心吧，一切尽在掌握中！”

“我总觉得你小子没安什么好心！”排长孔力摇了摇头，转过身去，刚走了一步，就回过头来骂道，“狗日的，烟再掏出来哇！老子再抽一支就去睡了！”

我笑呵呵地把烟掏出来递给排长孔力，说道：“呵呵，排长，我办事，你放心！好好地去看一觉吧！明天看我的！”

排长孔力接过烟，冷冷地哼一声，道：“龟儿子，再一次提醒你，要是我把你要的东西给你买回来了你办不成事，别怪老子不客气！”

“只要您买回来了！”我嬉皮笑脸地说道，“您慢走啊，排长！”

眼看着排长孔力的背影消失在夜色温柔当中，我不由得露出一个邪邪的



微笑。

毋庸置疑，这一刻当我转过身来，借助着微弱的亮光，在值日台旁边的军容风纪镜中，的确看到了一个笑得十分邪恶的自己。

……

“稍息，立正！”

排长孔力虎虎生威地站在队列前，一道汗水从他青瓷般的头皮上流下，转眼就消失在他紧锁的眉宇中。

“他妈的！什么玩意儿啊？一动四百米障碍，一动投弹，一动五公里越野，看看，看看你们这帮浑蛋就成了瘟鸡了，啊？当然，值得表扬的是七班，七班不错！让我看到了战斗力！”顿了一顿，排长孔力怒不可遏地骂道，“八班长、九班长，看看你们这个兵是怎么带的，一个比一个赖，不是崴到脚了就是抄小路，作风需要整顿！大力整顿！”

我眼角余光一瞥，只见队列一头的八班长张鸿飞和九班长王小哲皆是露出一个咬肌突起的侧脸，估计这会儿够呛，咬牙切齿地琢磨着怎么给他们班里的兵们加点菜，上点好看的节目。

“行了行了！”排长孔力郁闷地一挥手，说道，“这个是马上就要百连大比武了，咱们三排的这个浑样，很够呛啊！”顿了一顿，排长孔力的眼光不由得朝我瞥来，我微笑了一下，示意我读懂了他的期盼，于是排长孔力便移开视线，朝着三排吼道：“他妈的，原地休息！解散！”

“杀！”

杀声刚落，八班、九班的几个兵就好像坚持不住了一般，径直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排长孔力眼睛一瞪，吓得几个鸟兵又立马从地上弹了起来。

我径直走到排长孔力的面前，从迷彩服的臂兜里掏出一张折起来的小纸条，笑着小声地说道：“排长，快去快回，买回来了就让我来给三排做个动员啊！”

排长孔力狠狠地剜了我一眼，气鼓鼓地说道：“我操啊，老子给你当勤务兵，你要是让老子失望了，有你好看的，帅克！”

我立马硬邦邦地回答：“行！看我的！”

眼瞅着排长孔力朝训练场的另一头，也就是小市场的方向飞奔而去的背影，正在傻乐呵的时候，方大山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我的旁边，纳闷地看着我说道：“帅克啊，你和排长在搞什么飞机？”

“噢！”我笑着偏过头来道，“大山，待会儿排长让咱们七班给介绍一下训练的先进经验，顺便做个百连大比武的战前动员，我呢，就顺便让排长给咱们

买点慰问品，表示表示，意思意思！”

“拉倒吧你！”方大山咧嘴一笑，说道，“帅克啊，咱们是搭档，你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吗？估计又是出什么坏点子了！”

我乐呵呵地笑，狂点头，说道：“呵呵，大山，啥都别问，待会儿看我的！”

刚点上一支烟，还没抽完的工夫，就远远地看到一个人朝咱们这边发足狂奔过来，身后卷起一路黄尘，煞是壮观，煞是威武——然后我就看到了排长孔力铁青的脸。

排长孔力冷酷无比地看着我，一语不发。

我讪笑着站起来，把身体的姿势又调整到立正这一姿势上，然后恍然大悟般，忙不迭地把手中的烟头扔了出去。

排长孔力仍然是面无表情，一脸铁青。

半晌，排长孔力动将了起来，顺手扭过身后的迷彩小挎包，抬臂取了下来，径直砸到我的怀里，我忙不迭地用手去接，终于在离地面十公分处的距离将迷彩小挎包给接住了，打开一看，我靠，居然没有我让他去买的东西，敢情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排长孔力他并没有买！

连道具都没有，这可叫我如何是好哇，我心里暗暗叫苦，一抬起头，就看到排长孔力硕大的喉结猛然一扩，只听到他暴喝一声：“集合！”

“向右看齐！向前看！立正！稍息！立正！”排长孔力迅速又连贯地下着口令，只有我能够听得出来，他声音中蕴涵着的怒意。

“下面，有请咱们七班班副帅克，给大家讲一下，讲一下他们七班的训练经验、先进做法，以及如何保持高昂的斗志，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这次百连大比武！”排长孔力锐利的眼神像剑一般刺向了队列中的我，他斩钉截铁地命令道：“帅克，出列！”

“是！”我吼了一声，迅速提臂，跑步走，排长孔力向左转，离开指挥位置，把舞台让给了我。

迅速抬臂，朝咱们三排的弟兄们敬了一个军礼，我就开始有板有眼地说了起来。

“同志们！昨天晚上我站岗，排长查哨，发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咱们三排的很多99年兵晚上睡不着觉，失眠，我想，这可能就是你们在今天的训练当中没有发挥出正常的水平的原因！告诉我，你们是不是在害怕即将到来的百连大比武？告诉我！是不是？”



“不是！”

我操，还是七班给我面子，其他的八班、九班的就不给面子了，有的纯粹就是连嘴皮子都没动。

一旁的排长孔力忍不住了，暴喝一声：“格老子的，到底是不是？”

我只能说，这帮浑蛋，不给老子的面子，但是很给排长孔力的面子，齐刷刷地答了一声“不是”，分贝比刚刚收到的回音要高很多。

“好，不是就好！”我笑了一笑，说道，“刚刚呢，相信大家都看到了，排长他去了一趟小市场，没错，是我托排长给我买点东西送给你们当中一个最鸟的鸟兵，送给你们当中最精锐的一个浑蛋，你们知道我托排长买什么吗？”

“不知道！”

这一次还行，给面子，声音比较大，我点了点头，说道：“那我现在就来告诉兄弟们，我刚刚托排长去小市场帮着买一个女人奶罩，买条女人内裤去了！”

队列当中顿时爆发出一阵压抑不住的笑声，我转头看了看排长孔力，只见他的眼神正好朝我瞥来，眼中分明有着无尽的怨恨。

“笑什么，笑什么啊！”我转过脸来对着三排说道，“你们应该感谢排长，幸亏他没有买，要不你们当中就会有人在百连大比武之后戴上这些个女人的玩意儿！”我恶狠狠地、不怀好意地、就像是在组织一次普通的训练那样说道：“抓最后一名！”

顿时，队列中就安静下来了。

嘿嘿一笑，我就开始胡扯了：“古往今来，最强悍的督战队不是军官，而是女人！将士们的女人！最有威力的督战工具也不是军官手中的皮鞭，话说这悍敌当前，鸣金击鼓，三军不进，家属督战队立马就吐掉口中酸溜溜的话梅，一边骂着天杀的男人、没种的孬货，一边狂吐口水，遇到有些个临阵脱逃的逃兵，就一拥而上，拿胭脂抹他脸，拿肚兜套他头——是男人，你他妈的能丢这个脸？”

顿了一顿，我又开始大放厥词：“你们这帮子新兵蛋子，遇上个屁大的事情还失眠，士气低落，排长不好亲自动手治你们，我就来当当这个恶人！买这女人用的玩意儿抓最后一名给他戴上，恶心人，鄙视人，羞辱人，这他妈的也是个馊主意，但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能让你们有股子男人的血性！有股子军人的血性！”

顿了一顿，我稍稍抑制了一下自己的激动，说道：“在我还是个高中生的时候，我老爸强迫我念了理科，他说，学理科好，可以考清华核工业，为国家多



造几个核电厂，可以考北航空气动力学，为国家造个大飞机，可是最后我他妈的野鸡大学都没考上一个，而是穿上了这身马甲，我老爸说，好，当兵好，既然头脑简单了点，就把四肢练发达点，玩命，为祖国和人民玩命——今天，给兄弟们说这个，没别的意思，既然来当兵，就准备玩命，不论是训练、考核，还是打仗！”

“我不管你们怎么想，我反正是准备好了——玩命！”

我抬起手臂，给我的战友们敬礼，礼毕之后，马上提臂跑步，入列。没有凉风掠过，可我还是觉得很热，浑身上下都很热。

排长孔力恰到好处地下了一把口令：“都有了，前后左右间隔一米，成军体拳队形——散开！”

“军体拳第一套——杀！”

“杀！”

五连三排齐齐地吼出一声杀，我明显感觉到身子四周的空气一阵震荡——我想，这样很好，我的兄弟们都回来了，我的战友们都回来，从东北的莽莽雪原中骁勇刚健地杀将回来了！从塔山的尸山血海中悍不畏死地杀将回来了！从南疆的枪林弹雨中血战死战地杀将回来了！

百连大比武如期举行，一切都安排得有条不紊，师里派出了一个阵容强大的百连大比武领导小组，由师长挂帅，亲自担任百连大比武领导小组组长，由师参谋长老撸亲自带队，一个团一个团地开始过，优胜劣汰，每个团取前三名的连队，最后，这些各团优胜的连队捉对厮杀，决战。

因此，连长杜山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杀进全团前三。

比武的科目其实如同例行的军事考核一般，五公里全副武装越野、四百米障碍、器械、射击等等，取全连的集体平均成绩。当然，这些科目的成绩都是可以用分、秒来量化的，那些仅仅只能凭主观臆断的，比如说三大队列，则统统不列入比武科目。据未经证实的传闻，师座对于三大队列列入比武范围的合理化建议嗤之以鼻，他说：没见过血的新兵蛋子们，一万个兵走队列还不如一百个老兵站在那里不动！有杀气，有阵势，这才叫气势！

我不敢苟同师座的这番观点，我倒是很想当面顶他的牛、抬他的杠，对他说：老子想见血，你他妈的也没这个能耐——如你所知，我这是激将之法，可是，师长这个官，貌似还不是将官，因此，我只得憋屈地接受了人卑言轻的这个现实，并将满腔的憋屈化为力量展示在比武场上，试图证实一点：好吧，首